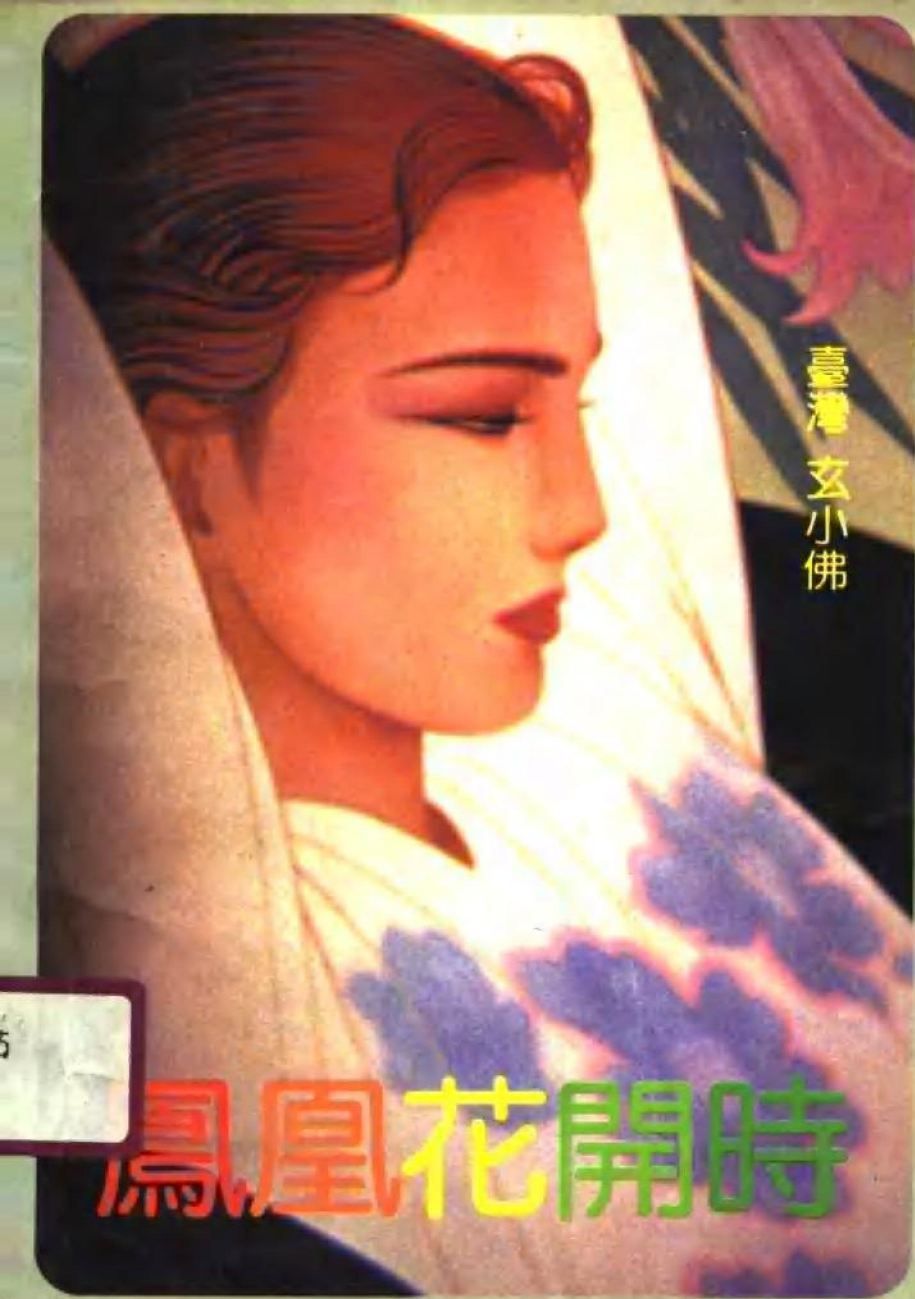




臺灣 玄小佛

鳳凰花開時

凤凰花开时

〔台湾〕 玄小佛 著

中国**友谊出版公司**出版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
百 花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9 印张 185千字
1990年 7 月 第一版 1990年 7 月 第一次印刷
ISBN 7-5057-0335-8/I · 187 定价: 3.60元

凤凰花开时

一

台东，山明水秀。

周家，在这儿种了好几代的柑桔。

从周若云的曾祖父、祖父，一直到周若云现在肚子里怀的孩子，都呼吸着台东这片柑桔园清新、甜美、没有污染的空气。

只有周若云，被认为是这片纯朴土地的污染者。

周若云的手很纤细，不适合采柑桔。

她的脸也很娟秀，象这儿的山，这儿的水，却不适合在这儿做工。

她应该是嫁给有钱人家的少爷，住在大都市的大楼房里，偶然下乡踩踩落叶，接近一下大自然的少奶奶命。

她的肚子更不适合采柑桔，高凸着，都要足月了。

若云怨不怨自己命苦，没人知道。

所以，若云没待在家里，没睡在床上，仍然要顶着太阳，上山采柑桔。

“真是命苦，肚子大得都看不到脚了，还天天来上工。”这是同情若云的说法。

“不是命苦，是丢人现眼，可怜肚子里的孩子，眼看着一落地，就要成了私生子。”这是轻蔑的说法。

“周大叔和周大婶在我们村子里，也算得上是老实人，没想到却出了这么个女儿。”这是分不清是同情还是轻蔑的说法。

这些说法，若云全没听到。

妇道人家论人长短，总是在背后说，在背后指指点点，不会当面敲锣打鼓。

虽然如此，她们也会让她们的表情，落在当事人的眼里，来传达她们的意思。

这些，若云现在比谁都懂。

看表情，若云就知道，她们在说她给村子丢人现眼。

“若云，若云，”有人喊若云，是美娟。

若云抬头看美娟，顺手将桔子倒向圆口的大箩筐。

“你们家门口停了部好漂亮、好漂亮的车子，周大叔要我来叫你回去，大概是你那个杜先生又来了吧。”原来，美娟是来报信的。

“哦？”

若云没什么表情，挑着空竹箩，沿着田埂，走回家去，家就在不远处。

当初，挺了个大肚子，从台北回到家门时，父亲对她又骂又打，若云怎样也忘不了。

要不是瞎眼的母亲拖住父亲，苦苦哀求，若云真的会被打死。

义正辞严的周家长辈是这样责备若云的：“打死算了，这么不要脸的东西，活着有什么用？当初不让她去台北，怕的就是会吃亏上当，没想到才不过一年，居然挺了个大肚子回来。她不要脸，我可要脸！”

“打死你，打死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！”

若云虽然左逃右躲，到底有了身孕，行动不便，挨了好几下结实的巴掌。

村里人则听说男方是台南杜家，有钱大户，阔极了。

有人说：“门不当，户不对，高攀不上。老周不赞成这门亲事是对的，若云的男人家里太有钱了。”

当然，也有人说，老周气疯了：“大把银子送上门来不要，难道要若云嫁给黑手才高兴。”

甚至，还有人说：“老周才聪明呢，叫做吊起来卖，不怕卖不到好价钱。”

总之，杜家的有钱，是全村皆知，无人不晓了。

“出去，你给我出去。”一声大喝。准是老周又在赶杜家公子杜佳伦。

“周伯伯，你先别生气，听我说么！”杜佳伦好声好气，表情柔顺，乖巧极了。

“你什么都不必说，出去，叫你出去你听到没有？”老周的态度坚决，决不通融。

若云挺着大肚子进来，适时拉住要打人的父亲。

“周伯伯，这次是真的，我爸我妈都同意我跟若云的婚事了，特地叫我来接伯父、伯母跟若云上台南，等孩子生下来就办。”

聪明的杜佳伦趁若云拉住老周，一股脑儿说了一串话。

杜佳伦不说犹可，一说完，老周更怒，抄起木棍，用力朝车窗就打，破口大骂，一旁的周太太都吓哭了。

“把你的车开走，全台东都看到，若云回来就挺着大肚子了，都是你，一拖再拖，拖到现在孩子都要生了，才说结婚，你如果是真的要娶若云，就不会让我这个老头的脸没地方放！”

原来，老周是怨恨杜佳伦拖得太久。

“周伯伯，我们本来就已经结婚了嘛！只是我爸妈不承认我们。”

杜佳伦不该说的话拼命说，不知当初周若云怎么看上杜佳伦的。

“你还敢说？”老周给杜少爷一棍子。

若云有准备，捉住棍子。

“爸，别这样么，不让我们结婚的是他的父母，不是佳伦。”若云说得很平静。

老周一听，火更旺，抢回棍子，也要打若云。

“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人，为什么老天要让我眼睁睁的看你做出这种事来。”

说着说着，老周的棍子给杜佳伦抢去了，坐下一旁叹息。

若云和佳伦相视微笑。

二

杜太太这些天心情坏透了。

聪明的方秘书方艾苓特别请了假，到杜家的深宅大院，来看杜太太。

“杜太太，别烦了，会有办法解决的。”艾苓围着这个问题打转。

“方秘书，你不是佳伦的母亲，你不是杜家的人，你不会知道这件事情对我们杜家的影响有多严重。”杜太太再烦也不会忘记强调杜家的伟大。

“我今天请了假来府上，就是因为了解杜太太心里那股怨气和不甘心，所以才特别想跟你谈谈的。”艾苓慢慢扯到了正题。

“哼！提起我们杜家在台南，谁不知道是大户人家，现在居然要娶个什么都不懂的乡下人。她爹是泥巴腿，娘是瞎子，哥哥有麻风病，我们佳伦是独子吔！将来杜家的一切，都还要靠他撑哩！”

杜太太当真火上来了，而且，还将周家打听得很清楚，不愧是台南杜家的老佛爷。

“杜太太，如果我说有办法，让那个周若云进不了杜家的门呢？”艾苓单刀直入，发动攻击。

杜太太没想到方艾苓会这么说，难道方艾苓比她杜太太还有本事吗？

当然，说不定有些事是杜太太这有身份的人做不出来，而方秘书这低三下四的人做得出来的。

三

听说若云果然要嫁到台南杜家了，左邻右舍都来了。

女人挨着若云，男人挨着车子。

虽然大家都知道，若云嫁进杜家，不见得好过日子，但是，受气的是若云，享福的可是周家二老，着实令人羡慕。

“老周，听说你女儿要嫁到台南，是个有钱人家呀！”

“不止有钱哦！听说是什么钢铁大王哪！老周，这下你辛苦一辈子可出头了，以后跟你老婆，靠女儿可以吃喝不尽了。”

“若云啊！有了钱，你妈妈的眼睛大概也有救了。”

“若云啊！你命算好，我们家阿娥，嫁给阿本，还要跟着下田，嫁过去，是用脚走过去的，哪象你，还有这么漂亮的车子接。”

这些羡慕的话，快腻死台东乡下的村子了。

若云回屋里，再和妈妈讲几句话。

“若云，妈还是那句话，杜家不会满意你做他们的媳

妇。我眼睛瞎，心里很清楚。”

最明白婆婆会虐待媳妇的，当然都是有资格做婆婆的人。

“妈，孩子快生了，我没办法不结婚，我会努力做好杜家的媳妇，只要让我跟佳伦在一起，杜家给我什么苦吃，我都会咽下去。”

听到若云这般坚强的话，周妈妈忍不住流出泪来。

“妈！不要再哭了。您让我安心地出门好不好？”若云的要求不高。

“若云，妈是怕你哭着出门，到时候又哭着回来啊。”

“妈！不会！不会，你不要担心，不会的啊！”

若云抱着妈妈，哭成一团。

好象不是有人出阁，是有人要赴刑场。

说不定，对周若云来说，杜家真是刑场呢。

气氛果然凝重，双方都没什么话说。

除了杜佳伦、周若云两位当事人，周家到了周先生，杜家到了杜太太，杜太太还带来了自告奋勇的方秘书。

大家都在等杜先生下班回来。

这台南杜家的深宅大院里，针掉在地上都有声音。

“对不起，公司有点事，我回来晚了，坐、坐、坐——未来的亲家公，请用茶。”

“谢谢，唉，真是不好意思！”乡下人见到城里人，就是周先生这个样子。

“哈哈，事情到这个地步，大家也不必再说什么了。我想，明天就赶快给他们办结婚手续。”

杜佳伦和周若云还来不及高兴，杜太太已经站了起来，

摆出抗争的姿势。

“婚是可以结，我看不必赶在明天吧！”杜太太理直气壮，“反正若云也快生了，干脆等孩子生下来，再补行婚礼好了，大着肚子结婚很难看，而且这种事，发生在我们杜家也不适合，敬三，你说呢？”

所谓“敬三，你说呢？”就是杜太太要杜先生点头赞成的意思。

很多家庭的民主都是这种方式，杜家也不例外。

“依我看这也没什么，反正早结晚结都是我的儿媳妇，早生晚生都是我的孙子，既然儿子——”

杜先生当然不能反对杜太太，只能把问题推给儿子。

“敬三，儿子是你的，也是我的，请你也稍微尊重一点我这个做母亲的意见行吗？”

杜太太这段话，细推敲，完全没逻辑。但是，杜太太说话，还需要逻辑吗？

“行，行，不必为这点事争个没完。”

杜先生放弃抗争。

周老先生则火上心头，他很不能忍受，这么没有发言权，但是，他又没跟有钱人吵过架，没经验。

幸好，杜佳伦适时站起来。

“爸，妈，这不是你们答应过吗？说人一来就可以举行婚礼，现在又——要不然，明天我就跟若云先到法院去办公证！”

看着杜佳伦的态度，杜先生的态度不知不觉转变了。“佳伦，你妈说得也有几分道理，都拖这么久了，不在乎多拖几天。”

中国人，到底满脑子孝道，虽然杜先生不见得赞成杜太太，但是，更不能同意儿子不服从长辈的安排。

杜太太环顾四周，立定脚跟，展开新的攻势：“我们杜家进出的耳目众多，不能摆个大肚子的人叫人家瞎猜，我已经找好了一家小医院了，明天就把若云送到医院待产。”

杜太太这招不知是方秘书献计，还是杜太太自己的主见。

“妈，我们家那么大，就没有一个地方容得下若云吗？我知道我做得不对，可是我一再求你和爸爸，好不容易你们答应了，现在又叫若云去住在医院里。妈！我求求你！”

杜佳伦发现自己陷入绝境。

“不用求我，如果你愿意继续让别人看笑话，那就按照你的意见去做。”

杜太太知道儿子没有坚持下去的勇气。

周若云站了起来：“佳伦，没关系的，我愿意，明天就住进医院！”

一切归于天命吧，周若云大概心底这样想。

杜太太则又不满意了，这周若云怎么能在这么多人面前，表现这么乖巧的姿态。

四

这产房不是普通的“普通”。

杜家未来的媳妇，怎么能住这么普通的病房呢？

“我们要换一间头等产房，可以吗？”佳伦不知道一切都安排好了。

“对不起，我们这里是小医院，产房都一样。”助产士孙友慈平静地回答。

想住好产房，何必来这家小医院呢？

“方秘书，全台南就剩这家高妇产科了吗？”杜佳伦拿出大少爷的架子，质问这位在杜家工作了不知多少年的秘书。

“这还是花了我不少心血才找到的，杜太太交代过，说愈小愈好，免得传出去。”方秘书谦恭地回答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找最小的医院，还得半夜偷偷摸摸进来，真是——”听到“杜太太”的头衔，杜佳伦只好把什么气都吞进肚子去。

“我又不是在这里住一辈子，这里也不坏嘛！”若云安慰佳伦，也安慰自己：“旁边还有空床位，你来陪我，还有地方——”

“不行，杜太太说他不能来陪你。”方秘书又传达了一道圣旨。

“我妈还规定了什么？你只不过是……好了，这里没有你的事了。”佳伦只能高挂免战牌，希望时间赶快解决一切。

“对我生气也没用，我不过是个听从命令的人，以后招呼周若云才是我的事。”艾苓镇定而有准备的回答。

“方秘书，你……”对这位母亲的钦差大臣，佳伦一时不知该说什么。

“没事我就走了，以后每天我都会来。”艾苓对困惑的友

慈笑笑，转身离去，丢下战败的佳伦。

“若云不要生我妈妈的气，也许她也有她的顾虑。”佳伦只好歉疚地搂搂若云。

“再过一两个礼拜就生了，我们有很长的日子，不在乎这点时间。”若云反过来安慰佳伦，当然，她也是在安慰自己。

杜家的大厅里，佳伦忍着气和母亲抗争。“妈，为什么我不能到医院去看若云？我什么都听你的了，为什么连看看若云这么小的事都不能！”

“为了杜家的面子，谁也不准去，包括我。”杜夫人回答得很干脆。

“你们杜家的人不去，我去，我姓周，我是她爸爸，我不能不管女儿的事。”周老爹不知什么时候出现，愤怒地接口。

“你要是早管，就不会有今天的事了，现在是在我们杜家，我们杜家是有规矩的，不能适应的话，可以请便。”杜夫人非常不友善地说。

“好，我马上走，我现在就走！”周老爹怒不可遏，大声地吼叫。

佳伦赶紧上前拦阻，因为他是周若云的父亲。

“佳伦，懂点礼貌，人家要走，你挡着干什么。让开！”杜夫人立即斥责佳伦，这不明白母亲苦心的孩子。

周老爹怨恨地望着杜夫人，拂袖而去，同时，佳伦也不敢再拦阻。

虽然不敢拦阻，佳伦还是追了几步，直到听到母亲的喝斥，才停下来。

“佳伦，你给我站住，如果你还想跟周若云结婚的话，就不要再惹我生气。”杜夫人这样恐吓儿子。

“妈，你太过分了，周伯伯年纪这么大了，你居然说出那种话来。”佳伦虽然不敢追赶周老爹，到底忍不住要争辩几句。

“那些话也没什么，连你都能说我过分，天下还有什么话不能讲的。”杜夫人果然会讲话。

五

医院里，只有艾苓在张罗一切。

当然，艾苓张罗她该张罗的。

她掏出一包东西，笑容满面地看着护士小姐友慈。

“孙小姐，这里有五十万块钱，是杜太太想请你帮她一个忙。”艾苓开始她重要的任务。

正好，医院清洁妇罔市经过，好奇地停步看着，她不知道，艾苓和友慈在谈什么。

这时，周老爹推门进来。

眼观四面的艾苓，赶忙从另一边离去。

友慈则连忙收好钱。

“这位老先生，请问有事吗？”

“我姓周，我是周若云的父亲，我来看看我女儿。”

“从这走过去，第一间就是产房。”

“谢谢，谢谢！”

孙友慈稳健地处理了周老爹的打扰，镇定地走开了。

看到父亲，周若云又惊又喜。

“爸爸！”

“唉！你妈说得对，也许到时候你真的会哭着来台南，再哭着回台东。”

周若云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“我今天就回台东。”

“为什么？爸爸，你不等我生下孩子，看我和佳伦结了婚再走吗？”

周老爹只是叹息，他只是个穷人，哪有资格不回台东去生产赚工钱，待在台南呢？

“是不是佳伦的母亲不让你——”

“不要说了，谁叫你生在我们这种家庭，我谁也不怪，镇上的人还说你命好——现在就靠老天爷保佑了。”

周若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

“我不是来看你掉眼泪的，孩子，眼泪掉得再多，什么命还是什么命，改不了的。”

“爸爸——回台东不要跟妈妈提这里的——”

“我能提吗？你妈眼睛都瞎了，我还要去伤她的心，叫她哭哭啼啼地过日子吗？”

“爸爸……我真的对不起你和妈？”

周老爹也掉了眼泪，“好好地把孩子生下来，其他的话说了都没用，爸爸要赶车回去了。”

夜深了，艾苓进了杜夫人的卧房，她来报告好消息。

“好，只要那个护士肯收钱，这事情就好办了。不过，方秘书，有个问题我也不明白，为什么你对这件事热心的程度，几乎超过我？”

杜夫人老板娘当久了，虽然很满意艾苓的表现，还是要找些缺点，来证明自己的英明。

“很简单，希望杜太太您在董事长面前多说几句好话，我干了十几年的秘书，就拿那么点薪水，我不说您也明白了吧？”

“我懂，我会给你加薪水的。”

其实，艾苓心里在想什么呢？只有她自己知道，她清清楚楚地知道。

佳伦的老同学刘振华到杜家看佳伦。

“佳伦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这回真得要恭喜了。”

“恭喜什么，我妈不准我到医院看若云，又气走了若云的父亲。噢！你这家伙我有难的时候，你死到哪去啦，你——”

“死到台北去了，替我爸爸料理点公司的事，那，若云还有多久生？”

“讲是讲这几天，谁知道，喂，振华，你——你就帮我到医院看看若云怎么样？”

“佳伦，我要不骂你两句，心里就不舒服，你妈是上帝呀！叫你东，你就不敢西，女人都会比你有力。你搞清楚，若云将来是你老婆，不是我刘振华的老婆吧！我去看合适吗？”

振华说得兴起，没看见杜夫人从后面出来。

“你妈也莫名其妙，都同意你们结婚了，还计较这个干嘛！我要是你，才不理你妈那套呢！”

“振华，你好久没到我家里来玩了，一来就要教佳伦兴风作浪，你这算什么好朋友？”

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振华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。

“伯母，我刚跟佳伦讲的话，你就听到了，最好，免得我重复一遍，我觉得你不让佳伦去医院看周若云，是怕传出去杜家面子难看，因为周若云出身贫寒，既然如此，伯母为什么还会答应这门亲事，老实说，这点我很怀疑。”

杜夫人吓了一跳，自从她嫁进杜家，没有人这样对她讲过话。

佳伦更是吓坏了：“妈，振华——”

“佳伦，不必替你的好朋友辩护，让他教训我好了！”

杜夫人争取了一点喘息的时间，恢复自信和主动。

“刘先生，我们杜家有杜家的规矩，你这样教唆佳伦违背家规，我不欢迎，希望这是你最后一次作我们家的客人！”

佳伦受不了了，他想提出抗议。

但是，杜夫人比他还快：“你要为朋友来教训自己的母亲吗？”

“佳伦，算了，我走了！不过我觉得，只要是该争取的，就不要放弃。再联络，真有问题，给我打电话好了。”

振华说完转身，佳伦要追，杜夫人立刻又使出同样的一招：“佳伦，你要逼我取消你跟周若云的婚礼吗？”

地球，又照着杜夫人的意愿运转。